

南進準備工作尚未妥善。至於等待捕捉好機，也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例如日與荷印的石油交涉，已告結束，倘能給日人略滿意的報償，則日本對荷印尚不至立即有所動作。有人說日人正在徘徊觀望者，英國雖已任命波普瀚為遠東軍總司令，統一軍事指揮，擴大防禦範圍。但如何增強新加坡之實力及是否派遣大批驅逐機及轟炸機以充實英帝國及美國之實力？又須看美方在數月內增加菲島之飛機及潛艇究若干？這些都是有相當理由的。可是著者的觀念，現時日人尚不能立時南進者，其關鍵由於其泥足正陷於中國境內，尚未能自由拔出耳。蓋日人不論向大陸侵略或向太平洋英美荷等屬地進攻，都是需要陸軍為主體。現在日人要從國內調出多額兵力去南侵，當然為事實所辦不到。想要從中國戰場抽出兵力，更是困難，因為在中國各戰場的兵力，本來已感薄弱。倘若再要多量抽出，那末還能侵略什麼呢？所以日人南進的部隊尚未準備充足，這是不能立時南進的最大原因。

現在歐亞兩洲軍事的態勢已這樣，中日戰火正在燃燒蔓延着。我們不論日人在海南島和台灣集中的殘餘部隊，用以南進也好，或者轉移到中國戰場也好，總之在我建國第三十年，日人是要表演的。我們全國軍民，在總

空軍建軍三十年

一 引言

民國建國正值三十初度，而空軍建軍亦歷三十寒暑，以喻人生，則三十而立，乃建業立功之時也。大抵在孩提時代，病痲最多，弱冠冠為意，志薄弱時期，倘不能克服環境，往往墮落頹唐，終其生而不能振作焉。三十後意志堅定，體力日充，事業成功，此時為多。以言立國，則危險時期已過，建設時期方興，民族前途，大有轉機。蓋我國受異族統治垂三百年，民國以來，雖脫離奴隸鎖枷，然受帝室之壓迫久矣，形毀骨立，氣息奄奄，重以專制遺毒，根深蒂固，未能除之

裁統率領導之下，一致抗戰到底，義無反顧，原是不成問題的。可是我們既有四年血戰的經驗，在建國第三十年，我認定是我們和日軍殊死戰的年度。因為事實已很顯明，日人在我建國第三十年，不是大規模的南進，就得湊集殘餘兵力向我某戰區作孤注一擲。我們的對策，決定一個最高原則如左：

「當令殲滅日軍兵力之程度，至其極端。」因為日人要南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人在中國各戰場尚須陸續抽調其兵力，日之轉用兵力，最理想者其來也，能秘密其企圖，使我全然不知。其去也，能全師而退，使其毫無所損。可是我們決不能這樣便宜他，所以日若南進，在其撤退我國境內兵力時，軍隊固應超越追擊，予以猛烈之打擊。人民亦應配合軍隊和黨政，堅定我們的抗戰意志，隨時隨地給予日人退卻路線以澈底破壞，使日人跬步難移，遍地荆棘。倘若日人要和我們孤注一擲，這當然是我們歡迎的，早拚早完，我們除正面予以迎頭痛擊外，對其側背尚須加以整個聚殲，「康尼」及「坦能堡」之殲滅戰不難重現於東亞也。我們在建國第三十年，必須予以高度的殲滅戰，倘在此年度我們能達成此企圖，則日之崩潰可立而待也。同胞們，一致努力吧！最後的勝利在望了。

徐同鄴

務盡，以致民元以後地方軍人弄權，浸至形成割據局面，國防軍備，用於內戰，坐使艱難締造之共和國分崩離析，而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八一三事變，遂相繼以起。然多難興邦，寓有至理，無日軍之深入，不能促成全國之團結一致也。目今抗戰已達四十個月，我愈戰愈強，日則反是。勝利之期，可計日而待，值此三十年元旦，吾人當如何檢討過去，惕勵來茲，方不致為民國之罪人，筆者不敏，願晉一言。

二 回顧

(甲)組織 我國創辦空軍，以南京工兵營附設氣球隊為嚆矢，而航空教育及航空工業則以袁世凱創設南苑航空學校及南苑航空工廠始。北洋政府時代，政令不出燕京，各省軍人跋扈，擁兵自重，各據一方，在航空方面，咸自張一軍不獨組織各殊，名稱尤見駁雜。北洋政府稱航空事務處，改稱航空署，東北稱航空大隊，旋改航空司令部，山西、山東、湖南稱航空處，河南稱航空隊，江浙稱航空隊，廣東、雲南稱航空司令部，廣西稱航空局，福建稱航空隊，青島、渤海艦隊亦附設航空隊。海軍部有航空處，甚至四川一隅，二十一軍、二十四軍均設航空司令部。以論實力，則有飛機二百五六十架者，如東北航空司令部，有僅存飛機七架者，如渤海艦隊航空隊。以論機式，則英法美德日出品均有，幾盡世界飛機之大觀，不特訓練難期迅速，抑且補充倍感棘手。以言客卿，則東北有日俄顧問，四川有法籍顧問，其他或德或美，純出私人偏見，國策如何，軍略如何，悉非所問，而帝國主義者更得利用我國種種內在矛盾，以遂其挑撥離間之計。各省幼弱空軍，經頻年內戰之損耗，大都無形解散。九一八之變，東北空軍全部淪陷，惟廣東、廣西、湖南及海軍方面尚保存相當實力。一、二八之役，廣東首先響應中央空軍通電抗戰。在兩廣事變，粵桂空軍深明大義，毅然入京合作，開全國空軍從來未有之統一局面。在中國空軍史上，為從內戰時代走上建國坦途之一大過程。故八一三抗戰軍興，空軍實力大增，故能予日本空軍以迎頭痛擊焉。

(乙)訓練 在中央航空學校未成立以前，各省空軍頗有設立航空學校者，如南苑航空學校，東北航空學校，山西航空學校，雲南航空學校，廣州航空學校，廈門航空學校，海軍部福州飛潛學校，山東航空教練所。有設訓練班者，如湖南航空訓練班，海軍部海軍航空處訓練班，而川省空軍及渤海艦隊航空隊亦均有類似組織。訓練課目，大抵為基本動作，如起飛、着陸、大小轉彎、能作特技飛行、已屬鳳毛麟角。至如長途飛行、夜間飛行、成隊飛行以及戰鬥轟炸等等，則尚無所聞也。長途飛行，惟私人偶爾嘗試，千里鵬搏，已足令全國鼓舞。如民國十八年陳文麟自英飛返，民國二十二年孫桐崗自德飛返，在當時概屬創舉。迨中央航空學校在杭州笕橋正式成立，聘任美國顧問，中國空軍教育始入正軌，而長途飛行成隊飛行夜間飛行以及驅逐偵察轟炸均列

為主要教程。抗戰以來，保衛領空之健將，中央航校出身者佔最大多數焉。四十個月來，空軍教育制度，隨戰略及戰術之演進而逐漸改善，諸如創辦空軍軍士學校及空軍幼年學校以及其他高級專門學校，再輔以各種短期訓練班等，皆是在工程教育方面，除空軍機械學校訓練航空機械幹部人才外，最早者為無錫中國工藝學校設有航空機械班，近年則國立著名大學如交通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均設有航空工程系，造就高級機械人才，而政府官費及中英庚款董事會暨清華公費派赴國外深造及實習者名額亦較戰前為多，足為航空教育光明之前途慶。

(丙)作戰 民國三年剿白狼時，南苑航空學校校長秦國鏞與德教官駕機飛豫省光山偵察，為空軍作戰之始。其後革命軍誓師韶關，廣州靖亂，第二次東征轟炸惠州，武昌長路諸役，南昌會戰，津浦路平漢路諸役，龍潭之役，平定武漢事變，魯南之役，助第一集團軍渡河追擊，助第二集團軍豫冀作戰，武漢之役，轟炸襄樊，荆沙鄂西事變及湘粵桂諸役，克復濟南，克復鄭洛，均有空軍參戰。十八年三月至七月有桂系之役，九月至十一月有張桂之役，有安慶兵變之役，有討馮之役，十八九年之交有石唐之役，十九年二月至十月有閩馮之役，二月有太湖剿匪之役，十月有淮陰剿匪之役。此後有紅軍戰役，直至西安事變結束，而空軍戡亂任務告一段落。

光榮抗戰以民國十八年八月中旬俄軍侵邊，馮庸大學義勇軍出發滿洲里，馮庸駕疾風號飛機偵察俄軍陣地為第一次，事詳拙著航空小叢書第四種「疾風號」(二十二年航空署出版)。

一、二八空軍參戰為第二次，事詳拙著航空小叢書第一種「光榮之戰」。計二月五日在淞滬上空，擊落日機二架，我方陣亡副隊長黃毓全，二月二十二日在蘇州上空，擊斃日駕駛員小谷大尉，我方陣亡飛行教官蕭德，二月二十六日在杭州上空，擊落日機一架，我方陣亡飛航員趙甫明，受重傷者石邦藩，事詳拙著航空小叢書第二種「斷臂隊長」。

八一三為空軍第三次抗戰，自二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九年六月已擊落日機八九三架，擊斃日空軍人員一，一四八名，其中有空軍少將一人，轟炸之王奧田大佐，驅逐之王三輪寬及四大天王潮田良平等。

三期望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八卷 第一期 空軍建軍三十年

(甲) 戰略方面 抗戰四十個月我軍陣地後撤目的在誘敵深入，戰線長至萬里，日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卒之在南寧潰退，加以日本及臺灣糧食歉收，經濟枯竭，離總崩潰之期，當在不遠，此後戰略為敵守我攻，空軍遠征東京，轟炸臺灣之壯舉，當再接再厲。其次則空軍之使用，務求其靈活，故英國及蘇聯除將全國分成若干軍區，每區均配置驅逐隊作消極防禦外，另有獨立轟炸空軍之組織，蘇聯獨立轟炸空軍係歸紅軍參謀長節制，陸空協同，有動作一致之效。

(乙) 戰術方面 今後為反攻時期，以轟炸為主，而轟炸戰術之要求則首在投彈準確，此固與轟炸瞄準器之良窳有關，目前僅美國有最新式瞄準器，向不出售，但在吾人能力範圍以內者，如地形之研究，目標之觀察，風向之辨別，照相之判讀，尚多努力之機會也。

(丙) 裝備方面 為防禦日機夜襲，可將高速轟炸機改裝為配有探照燈之飛機，使成為探照燈母機，燈係裝於機頭小鋼砲或機鎗之下方，與鎗砲同時向目標瞄準，探照燈直徑約二十五英寸，能在一、五〇〇碼範圍內發出強烈之光炬，俾指示我方成隊戰鬪機迎擊日機，探照燈之重量較炸彈為小，故高速轟炸機改裝為探照燈母機後，其性能尚可增進。高性能轟炸機改裝為探照燈母機或探照燈母機回復高速轟炸機約需二〇至三〇人工時，故手續並不繁劇。倘我國光學發達，將來能用紅內線檢查器以代替透光之探照燈，則在戰術上之價值更大。

(丁) 教育方面 將來之空襲將由低空而發展為高空，如此可避免地面高射砲火之壓迫，并避免地面聽音站及監視哨之耳目，同時在高空無衝突氣流，故速度可以大增，使被襲城市不及疏散，此為空軍戰術之必然發展。我國空軍教育應在高空飛行，甚至平流層飛行方面努力，蘇聯在多年前即頗重視高空紀錄，其目光之遠大，不能不令人折服。

滑翔運動過去在德國及蘇聯會盛極一時，近年我國亦有滑翔訓練班造就滑翔人員，但滑翔飛行在戰略及戰術上之價值不大，德國過去之盛行

滑翔運動，實為受凡爾塞和約限制，乃不得不用滑翔以為重建空軍之煙幕，蘇聯雖未受此限制，亦不無避免列強注意之作用。現則早已轉其心力於跳傘運動，跳傘隊在戰略及戰術上有顯著效用，例如德軍占領海牙即為跳傘隊之成功，蘇聯在芬蘭作戰，跳傘隊亦有驚人演出，且跳傘隊除在敵後活動外，以飛機輸送政訓人員至淪陷區及輸送步兵至前線增援，尤為相宜。再者跳傘員之體格不必如滑翔員之嚴格，而訓練時間及訓練設備均較簡單，且我國早已能自造保險傘，成本甚低，倘以滑翔訓練之經費，用諸跳傘訓練，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又查我國空軍教育，偏重於飛行及機械方面，然默察未來之戰爭方式，則高空氣象，無線電，飛機兵器，細菌戰，間諜戰，宣傳戰等等居於首要，以後對於上述各項人才之訓練，應作極大努力。

(戊) 工程方面 我國空軍三十年來在戰略及戰術方面均有極大之進步，惟航空器材始終仰給於外國，純粹出於自造者除保險傘等等外，尚不多觀，固可諉諸重工業不發達，然重工業既非祖宗遺產，正使三十年來所造就技術專家肩起建立國產航空工業之重任也。

此外，如無線電機，投彈瞄準器，飛行儀器，發動機儀器，增壓器，飛機汽油，飛機滑油，微至一釘一銷之改造與發明，均待技術專家三折其肱，蓋此等配件之改造與發明，即使無重工業亦尚有游刃之餘地也。

(己) 宣傳方面 民國十八年以後始有定期空軍刊物出版，一二八以後，漸見蓬勃，迄現在為止，除十八年發刊之航空雜誌外，有航空小叢書，航空露布，航空情報，革命空軍，中國的航空，航空譯刊，青年空軍，大眾航空，飛報，空訊，以及其他半官性質之刊物，洋洋大觀，種類頗多，其中航空小叢書，航空露布，航空情報，革命空軍，航空譯刊，飛報等均已停刊，筆者本愛護空軍文學之忱，謹貢愚見數點：(一) 利用現有銷數最廣之日報如大公報之類，每週發行航空專刊，由政府負擔全部稿費。(二) 官辦刊物種類及篇幅不求其多，(三) 內容編排校對，紙張印刷裝訂必求其佳。(四) 售價以低至適合平民購買為度。(五) 一經發行，無論如何，決不停刊。(六) 推行必求其廣，銷數當以數百萬份計。

(庚)人事方面 空軍人事之管理，應力求科學化，而科學化之先決條件爲人事主管人員必擇其有科學頭腦，有管理才識，有行政經驗者任之，尤貴能參照歐美人事管理制度，斟酌國情，靈活運用，杜倖進，拔真才，則空軍效率可更進一步。

(辛)待遇方面 空軍既非生產機關，其待遇自不能與銀行郵局及其

中國與南洋聯防問題

龍大均

民國建立已經三十年，抗戰已到了第四年度，這表示我中華民族在奮鬥中逐漸長成，逐漸強大。我們已從次殖民地的隊伍中掙扎起來，要跨進現代國家的前列。我們已不是聽人宰割的羔羊，而是能夠雄視一方的獅子。在遠東，以至在世界，中國的地位日形提高，而其所負荷的使命也愈形重大。爲着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完成這種使命，我們對國際應該有新的認識，對自身的任務和應付的策略，應該加以新的考量。

抗戰以來，中國的政治趕不上軍事，這是週知的事實，無庸諱言。我們反抗侵略，浴血苦鬪，已經三年多了，到現在仍是孤軍作戰，可見在政略方面，還大有努力求進的餘地。雖則近年來我國抗戰已逐漸取得友邦更多的同情和援助，然這些同情和援助，與其說是我外交活動的收穫，毋寧認爲國際演變應有的結果。要是日本不走軸心國家的路線，要是德意日三國同盟協定，不宣告簽訂，那末滇緬公路的重開，以至美國對華一萬萬金元借款之成立，恐怕還是很渺茫罷。自然，我們不應該抹殺外交當局多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多尋與國」的進行，無論如何，這方面的折衝工作，是值得國人感謝的。不過「多尋與國」的原則雖無可訾議，然在實行上卻未必獲得預期的成效，因爲應用這個原則，本欲對各國面面俱圓，多留回旋的地步，但往往會弄到

他院部並論，且空軍人員深明大義，雖衣食不足，亦能於極清苦之生活中爭取國家之自由，民族之解放。惟爲鼓勵優秀青年投効空軍及安定低級人員生活計，不妨參照生活水準，並其家庭負擔而酌予調整也。上述數點，陳議甚淺，謹以至誠，貢獻國人，聊當民國三十年元旦之祝詞焉。

四面皆不討好，而自陷於孤立。並且，外交進行，路線過多，顧此失彼，浪費時機，反不如依照一個確定的方案，而以全力赴之，或能收「立竿見影」之效。

關於外交路線的選擇，時賢立論，各異其說。有所謂蘇聯路線，德意路線，英美路線……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皆不免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主觀成分過重，而遠離實際。於一個國家與別個國家聯盟，必須有共同的客觀利害維繫於其間，彼此能互相利用，互相救助，然後才有真正同盟成立的理由。若一方還沒有救援他方的實力，而他方又沒有感覺着有藉這種新結合以對抗第三者的必要，則雖單方面因自己迫切的需要而渴望成立同盟，也只是主觀的願望，很不容易成爲客觀的事實。這正和單絲不能成線，單戀不能成婚，具有同樣冷酷無情的客觀性。自這一屆歐戰爆發後，我國人士也有鼓吹參戰的，理由雖說得天花亂墜，然始終不發生影響，其原因也就在於不切實際，因爲即使我想參戰，其如人家不歡迎，何在日本還沒正式決定加入軸心同盟以前，英國是不肯把對日妥協之門關閉的，那時候，要是中國表示願意跟隨民主國家作戰，顯然會遭受他們的拒絕，他們怕的是在遠東多惹麻煩，而且還沒感覺到西歐戰場有中國健兒用武之地，所以我們外交專家所發表的參戰高論，終不免於「一曲高和寡」了。

自德意日同盟成立後，國際形勢較爲明朗化，雖世界並未依照政治的體制劃分出侵略與反侵略的兩大營壘，像陣線論者那樣機械的看法，然至